

蹇驴吟行

■徐惠林

多年来,因着单位离居所不太远,自己每日上下班皆是步行,但途中欲跨过一条马路,我往往要等上一刻。即便只是一个三线小城,但来往的汽车也是蜂拥、接踵——科技发展真一日千里,初始自行车后来摩托车现在是小轿车外加少量电瓶车,我的步行,已属少见的风景。头顶时有西塞山前的白鹭飞过,我驻足观赏一阵,晨风里,我羡慕了它们有翅膀,能一路欢歌自由翻飞。设若自己,虽不能飞但有一只能飞的鹤相伴,不能海阔天空,至少偶能“骑鹤下扬州”,享受李太白笔下那份浪漫的诗意,飞升的快乐,羽化成仙的迷梦。

说起“坐骑”,随便展开一幅古代人物画,你总能见佛道人物,身体盘坐或骑跨着神话中的龙虎或瑞兽,或鹤或鹿,祥云或芝草环绕。而降落于人间大地、荒野、蜿蜒山道上,无论老子出关的独行,还是溪山行旅的商队,再者风尘三侠的奔歌,坐骑、驱赶的代步工具,基本为牛、骡子、马。宋晁补之《老子出关图》之后,我们还能在明张路、张宏、关九思,清黄慎、方薰及现代徐悲鸿笔下见到老子,骑着造型不一的大青牛出函谷关;南宋刘履中的《田峻醉归图》中,那被扶着的簪花高帽老翁,骑着的则是一头大黄牛。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异常丰富的“行”——有人抬着轿,有人推着轮车,有人骑马,有人坐



南宋 刘履中 《田峻醉归图》 故宫博物院藏

马车,还有少见的牛车。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中,巍峨高耸的山岭下,疲惫商旅骡马在呵斥、鞭策中不歇地赶路,你仿佛能听得骡马项下晃动的摇铃与山间的流瀑声声相应,飘散的余音诠释着人生也是一场喜乐相伴的苦旅,而其苦寒在南宋马远《晓雪山行图》中达到极致。

马、马队呢?在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里,你能见到与唐妇人同样“肥美”的马队;辽《东丹王出行图卷》、金《文姬归汉图卷》、元《元世祖出猎图》……也是车辚辚马萧萧。晚清任伯年一次又一次画《风尘三侠》,无论是庭院歇住,还是即将启程再或驰骋赶路,坐骑是白马黑马,时有灰驴搭配。

现在,我想说,如果武官出行是骑马,官员是威风凛凛的舆辇、轿乘,观览所及,

文人、高士,基本多是骑驴,有时干脆画个自嘲自怨的蹇驴。你道为何?

经济条件、身份地位,只能如此。中国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考中的进士只十万余名。多是皓首穷经,名落孙山者,穷秀才,有的甚至终其一生仍是老童生。还有大量仕途中的落魄者、失意者,贬滴坑洼路,告老回乡途,要么风雨归舟,要么:骑着毛驴。

其实,蹇驴相伴,甚是孤独,寒怆,但作为骑行工具,是有很多好处的。毛驴结实,有韧性,刻苦耐劳,且性情温驯、听从使役。且耐粗放,不易生病,所耗也很简单。途中,文人高士想歇歇脚,或为某一优美风景、人文名胜吸引,停下驻赏,吟咏间诗赋就出来了,毛驴借这空档,自己找

点野草啃啃,两全其美。

用一个八抬大轿或画舫船队,配一个牢骚满腹的仕途失败者,经济条件不允许,等级、礼数上也属“僭越”(严重的要杀头)。而在文学或艺术的审美中,格调也不搭、无情趣,是很别扭的,除非如今日讽喻土豪的样子,予某种艺术夸张或变形,但迄今存世画迹中,未曾见有此“特别处理”。经典的画图,是一条驴搭配一个失意文人或自矜高士,就像徐渭的《驴背吟诗图》、任伯年的《策蹇寻诗图》《贾岛驴背敲诗图》展示的那样,更逍遥自在,有高逸超迈之气,相配着“独善其身”的人文理想。历史下来,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了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图式、符号,文化基因……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师徒缘——1982年北海公园的那场因缘际会

■何家英

1982年春,崔子范先生的第一次个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开幕式人流如潮、盛况空前。在涌动的人群之中,有一个人却看得如痴如醉。他,就是刘荫祥。

这天,刘荫祥恰好从天津来北京出差。因为知道北海公园经常举办画展,他又一次习惯性地来了这里。

正是这次北海公园之行,给他带来意外的惊喜——让他第一次看到了崔先生的作品。他的画,粗笔大墨、色彩浓烈,打破了自然物象的结构,给人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让刘荫祥顿觉眼前一亮,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紧紧地攫取了他的心。那种感觉如初恋般成为他学画以来刻骨铭心的记忆,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以后艺术创作的方向。

北海画展之后,刘荫祥就开始到处寻找崔子范的作品资料,仔细研究崔老的作品,并关注他的展览。

1984年,崔子范先生的个展又一次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这一次刘荫祥显然有备而去。他带了笔记本,仔细观摩每一幅作品,并把每一张的构图都抄下来,把当时的印象和感想也记录下来。看了一整天还没看够,当晚他索性住在北京,第二天又看了一上午,感觉收获很大,才满意而归。

1985年,崔老的第一本画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刘荫祥特意买了一

本,如获至宝,他天天翻看,把对每一幅作品的观感、想法都写下来,还把平时从报刊杂志上收集剪辑下来的崔子范画作的图粘贴在画册上,合成一本专辑,仔细研究。那本画册刘荫祥一直珍藏。

这本画册已经成为了他与崔子范师徒情缘最真切、最淳朴的佐证,也让我们看到了刘荫祥慕师、追师、习师的那颗拳拳赤子之心!

拜师记

北海公园崔子范先生的个展,拉开了刘荫祥研习崔老绘画艺术风格的序幕。

“第一次在北京看到崔子范老师的画,令我振奋不已。从此我到处收集他的资料,研究他的作品……”刘荫祥后来对前来采访的《画讯》主编徐庆举、柳河他们说,自己作梦都想当面请教崔子范先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没想到机会来了!1999年,著名画家周韶华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展馆举办展览,到刘荫祥家作客。他看过刘荫祥的一些作品后说:“你的画很有特点,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吧。”获悉周先生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崔子范时,刘荫祥大喜过望。第二天,周韶华把一封推荐信和崔子范的电话给了刘荫祥。

刘荫祥怀着兴奋忐忑的心情拨通了崔先生电话,在电话里跟他说了想要拜师的想法。“你过来吧!”崔老电话里透着山东人典型的亲切爽快。没多久,刘荫祥就

来到了崔先生位于北京紫竹苑的家。

多年后刘荫祥依然清晰地记得和崔老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崔先生的家在六层,房子并不大,是文化部分的房子。画室也不大,很普通。崔先生当时已经83岁高龄了,但他身材高大、硬朗,精神饱满,性格爽快,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他操着胶东口音,说话不好懂,我夫人原籍山东,她在一旁给我做翻译。”崔先生仔细看了刘荫祥带去的一些作品,很高兴,对这些作品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令刘荫祥感觉受益匪浅。

崔老鼓励刘荫祥继续按自己的风格画,并告诉他,画画要注意四个气象,即气氛、气势、气质、气魄。前两者是指画面,后两者指画家的修养,这四点一定要注意。他说:“画面的形式感很重要,但又不能只一味地从形式出发,要画那些能抓住人内心的东西。太重形式,就过于概念化了。表现不同的东西要用不同的笔法。比如画竹子,不同的部位笔法就有不同,‘竿如篆、节如隶、叶如楷、枝如草’,画不同的事物就要作不同的分析。”崔老又接着说:“画画不是画,而应该是写画。书写有情趣了,哪怕是一条线,别人也会欣赏。我认为,‘意象’并不是只指单个的形像。如果一幅画中有具象有抽象,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应该是一种‘意象’……”

自从和崔老接触之后,只要没有特殊

原因,刘荫祥每年都要带上自己的作品去看望崔先生。

不仅是绘画,崔老的人品也深深地影响了刘荫祥,自此齐派的大写意国画艺术,更有了人文精神一脉相承的大格局与大视野。崔老去世后,刘荫祥先生在博客里写到:“恩师崔子范大师的仙逝,是徒弟们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美术界的重大损失。”并撰写“画界泰斗、人生楷模”挽联悼念崔老。

刘荫祥先生去世后,其同门师弟桂海杰先生,讲述当年恩师崔子范谈论大写意绘画的“简”要有五个度:“第一简要有难度,第二简要有高度,第三简要有深度,第四简要有广度,第五简要有鲜度。简的‘难度’在于‘风格’,简的‘高度’在于‘思想’,简的‘深度’在于‘传承’,简的‘广度’在于‘修养’,简的‘鲜度’在于‘敏锐’。他说五种简度合而为一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意,往前看看也就白阳、青藤、八大、白石等五六个人。我问恩师当今往后呢,老人家思忖良久说,天津刘荫祥将来可算一个……”

刘老去世后,书画界同仁对刘老的大写意花鸟画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些饱蘸感情的评论文字令人感同身受、心有戚戚。刘老这么多年积淀的艺术人品亦担得起这些发自肺腑的赞誉。

(作者系中国美协副主席、天津画院名誉院长、天津美术馆名誉馆长)